

现在是最好的时代

写在上影上市之际

“惨淡经营的时候，一部电影只放两场，每场两三个人看。所以，当看到有一年圣诞节晚上，票房门口突然出现排队，我站在旁边，热泪盈眶。”上影集团总裁、上海电影董事长任仲伦动情地说。

昨天，是上影人最快乐的日子，作为上证主板首批上市的两家大型电影企业之一，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鸣锣开市。



几十年来，上影人坚守着电影阵地，克服各种困难，努力把上海乃至电影推向前进。从天天守在影院门口，担心下雨没人看，到如今成为全产业链的电影股份公司挂牌上市，现在是上影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。

过去：龟兔赛跑

十多年前，上海电影经历了自己最困难、最黑暗的一段时光。2003年，是中国电影的最低点。观众人次从1991年全年的24亿，跌到2003年的全年仅7530万；票房则是从1991年的24亿，跌至9亿。全中国，有18万多个电影放映点消失了，上影同样在这场电影金融风暴中沉浮。

2003年，上影人知道了一个词，叫“龟兔赛跑”。从2004年的“事转企（事业单位转成企业单位）”，到2006、2007年的改制，再到2012年按照上市标准彻底改制——当时的上影，要从一个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，转化成现代营业单位，就好像一只乌龟，背着很多包袱跟市场同行们竞争。

从全国范围来看，上影可以说是诸多国有背景的电影集团公司中，市场化最充分的一家，按照任仲伦的话来说，“实际上我们是被逼出来的。”从2004年开始，上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市场上来的，公司以市场为主体，去行政管理，一直延续至今，从而找到了诸多能够适合电影发展规律的人才，为如今的上影股份上市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

今天的上影变成了一只兔子，跑在中国

影业的前列。上影人按照市场规律，一步一个坑，硬是将一个国有企业，建成如今全产业链的现代影业集团，这里面有很多故事，很多困难，也有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。

如今：厚积薄发

这次上市，是上影这些年来坚持改革创新的一次厚积薄发，这是由其自身的优势和价值所决定的。

早在十多年前，中国电影行业刚刚处于回暖状态的时候，上影集团就对公司的未来进行了新的规划，提出了全产业链布局、发行优先的战略构想。

“相对来说，整个电影市场体系里，影院和发行利润高，增长能力强，这是上影最为优势的资源。作为对公司长远的负责，也是对股民的负责，我们把它作为上影改制上市的第一步，这是我们一个战略选择。”任仲伦说。

强大的发行，是上影区别于其他影业公司的独特之处。在整个电影产业链中，只有发行能够做到上连制片，下连终端和观众，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延展性和想象力的环节，同时又摆脱了传统影业公司的重资产负担。

公开数据显示，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以来，公司发行业务从2012年至2015年，全国电影市场的份额完成了3% - 5% - 7%的跳跃。目前，公司已拥有近百人的发行团队，覆盖国内排名前50位的票仓城市，完整辐射全国，并正在通过自主研发的上影云发行网络体系迅速向精准化、数据化和互联网化的方向演变。

发行上的优势带动了全产业链的升值，而在电影市场的竞争方面，全产业链再次让上影呈现出巨大优势。以往，上影投资拍摄的《西藏天空》《天将雄师》《山河故人》

《黑猫警长》等影片，在电影市场中呈现出巨大的活力；今年，正在热映的上影作品《盗墓笔记》，在上映两周内，取得了近9亿元的票房成绩。

未来：大势所趋

从实体走上资本市场，是大势所趋，也是上影的战略选择。

“发行优先、两全其美”，是上影如今的发展战略，其中“两全”指的是“全球化”和“全版权”。上游的制片业务为发行和放映终端提供支持，几十年历史积累下的人脉和版权库，对热门IP进行后期开发和运营。以此为理念构筑的上海电影，拥有电影发行、电影院线、营销传媒、影院投资运营、电商平台和影视科技等主营业务，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集电影发行与电影院线为一体的综合运营商之一。

“我们可以坚定不移地相信，中国电影未来三到五年还是黄金期，票房还是有一定速度的增长。”任仲伦说。基于这样的考虑，上市之后，上海电影将拟定全新的战略发展规划。投入相当一部分资金给予电影拍摄，全力拓展发行、院线、电子商务三大平台联动规模。

与此同时，公司将以系统管理为基础，全力打造联和院线、上影影城、天下票仓三大品牌核心价值，全力改造、提升影院技术，做强市场。

最重要的是，上影将“以人为本”，注重团队建设，全力提升经营团队创造力、客户满意率、投资者信任度三大群体互动效应。不久的将来，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这只“兔子”，有望成为市场占有率领先、综合竞争力领先的国际一流的影视企业，实现社会效益和股东收益的最大化。

本报记者 张艺

马修·伯恩版《睡美人》上海热演

马修·伯恩编创执导的《睡美人》前晚在上汽·上海文化广场首演。观众惊叹于马修对《睡美人》故事的改编既保有浪漫又不失趣味，也折服于他对柴可夫斯基音乐的深刻理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观众席中不仅有喜欢舞蹈和马修的观众，更不乏戏剧导演陈薪伊，舞者黄豆豆、朱洁静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指挥金承志等上海文化圈中的熟面孔。

正如马修·伯恩所属舞团的名称“新历险”一般，观看他的作品就像经历了一次审美与想象力的全新冒险。他的作品很容易获得年轻人的共鸣，这在其他芭蕾舞作品中并不常见，因为传统的芭蕾编排与布景设置容易让观众产生距离感。然而马修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方式，让这样的共鸣与启发继续作用于年轻人。他在2008年启动了致力于新一代爱舞者培养的Re: Bourne公益性艺术教育项目。这个名称出自于伯恩的姓氏，取其“艺术中获得新生”之意。Re: Bourne公益性艺

术教育项目的重头戏就是“启幕者计划”。

上海的“启幕者计划”共吸引了近百人报名参加。最终筛选出的30名参与者中，既有不满18岁的学生，也有年近50的工程师。他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，不变的是对于舞蹈的热情与热爱。本次“启幕者计划”从8月13日开始，30位素昧平生的素人，6天魔鬼训练，与专业舞者共同编创一段舞作。今晚，密集训练后脱胎换骨的“素人们”就将登上他们梦寐以求的舞台。

导演马修·伯恩表示：“这是第一次，我们把‘启幕者计划’带到上海。希望我们与上海的启幕者们一同编创的舞作片段，可以得到上海观众的喜爱，正如我们热爱与享受编创舞作本身一样。不过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来自于启幕者的创意可以继续为他们的生活所用。这不是一个我们教导他们的过程，而是我们一同在创作！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当代芭蕾《长恨歌》伦敦首演

2013年，芭蕾舞剧《简·爱》在伦敦大剧院完美落幕，剧院经理琳娜半开玩笑地对上海芭蕾舞团团团长辛丽丽说：“你们一定要再来，但愿你们下次来的时候，能带一部中国题材的芭蕾作品。”为了这个“但愿”，上芭人铆足了劲干了两年，终于带着当代芭蕾舞剧《长恨歌》再度踏上伦敦的土地。

昨晚首演开场前，伦敦大剧院的1700个有效座位已经全部售完。考虑到观众的视觉效果，剧院方面关闭了最高层观众席。

长达近两个小时的演出过程中，无一人离场。骊山之乱惊破霓裳羽衣舞，月宫沉寂，天上人间永隔。舞台上，灰暗华丽的色调渲染出悲剧主题；唐明皇、杨贵妃、安禄山等人物的多重舞蹈，在芭蕾之中糅入了中国民族特色。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穿越时空的爱情如歌如诉，情感呼之欲出。

要将一个传统中国的历史故事改编为当代芭蕾，难度程度可想而知，不仅要考虑西方

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差异、现代文明的背景下对传统故事的理解，更有成长于西方语境下的编导对传统价值观的取舍，以及古典诗词的表达形式与芭蕾舞的变现方式……

在结束后的采访中，西方观众的感受令人惊讶地一致，他们对故事内容理解不深，有的甚至不知道舞剧在说些什么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《长恨歌》的喜爱。“舞蹈优美、音乐动听、演员专业”是他们对这部舞剧的普遍评价。

重重迷雾中，编导帕特里克依从自己的感受，以一个现代西方人的眼光，重新诠释出有关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。在他看来，成为芭蕾舞剧核心内容的是爱情，而非历史。

西方观众看了舞蹈，用心感受着表达。舞剧中，两个有过丰富经历、以更大热情去拥抱生活的男女，用他们的无奈、孤独、忧伤、恐惧，触摸到了观众们的内心……乃至结束时，《长恨歌》赢得了超过10分钟的、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记者 张艺（本报伦敦今日电）